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上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李敬敏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上

起己亥漢高帝五年盡甲申漢文帝後七年　凡四十六年

己亥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考異黥亦當作英

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

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引騎依四潰山爲陳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天下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乃分其騎爲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羽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

處於是大呼馳下斬漢一將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謂其騎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亭長檥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船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畧在楚者皆歸之太史公曰羽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國亡身死尚不覺寤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揚子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

自屈者負固陵縣名晉灼曰即光州固始括地天曷故焉

集覽

志云固陵在陳州宛邱西北四十二里亦望王為句王去聲垓下李奇曰聚邑名在沛之洨縣張揖三蒼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義曰垓是高岡絶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名垓下今在亳州真源東十里楚歌顔師古曰楚人之歌猶言吳謳越吟也九江兵歸漢故多楚聲忼慨壯士不得志直夜直讀曰值當也古字例以直為值陰陵地理志九江郡陰陵縣索九江今無為州是方輿勝覽和州烏江縣西北四十五里有陰陵山即項羽迷失道處括地志云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西北六十里紿曰左向紿[illegible]欺言也欺令向左去東城地理志九江郡東城縣括地志云故城在濠州定遠東南五十里烏江地理志烏江在東城縣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按左傳黃津口即項羽東渡烏江也方輿勝覽烏江縣東四里有烏江浦即亭長艤船

待項王處檥船徐廣曰檥音儀孟康曰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穀城杜預曰屬濟北括地志云東平東阿縣東二十五里有穀城山述征記云項羽墓在穀城縣西北三里楊子曰下文皆揚子重黎篇文漢屈羣策按揚子注觧漢能屈已以用羣臣之策謂羣策無能出漢之右者羣策屈羣力羣力皆為羣策所制故曰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憞徒對反廢也言楚既廢羣策而不能用是自屈其力也宋咸曰憞惡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其惡羣策可知矣天曷故焉言天豈故為之哉亦人事也

正誤

亦望王令按王如字亦望為王也紿曰左令按田父紿曰左左兩字各自為句上左字田父欺令項羽向左去也下左字羽從其言而向左去也

質實

陵一統志云固陵地名在開封府陳州城西北三十里垓下堤名在鳳陽府虹縣西五十里陰陵山名在和州城北八十里東城在鳳

陽府定遠縣東南五十里項羽敗走東城即此漢置縣屬九江郡東漢滕撫傳陰陵人徐鳳反攻燒東城或云東城廢縣在和州境四潰山在應天府江浦縣西南七十里昔項羽敗垓下走至東城漢兵追之羽引騎依四潰山為陣即此石上有馬跡或云漢兵四面圍羽羽引兵潰圍斬將於此因名俗呼為四馬山烏江浦名在和州城北故烏江縣四里穀城山名在兖州府東阿縣東北五里又縣東南一十二里有項羽墓在焉

書法 王不書漢何漢篇也周殷曷為書誘歸功貫也項籍何以不書書誅前書討項籍則足以明其為賊矣不必書誅可也

發明 固陵之追籍已兵疲食盡猶能大破漢軍則劉非項敵明矣然未幾三將會兵卒能破羽

則漢之用人與籍之自用其相去何翅什百詳書信越英布會兵之實所以見漢之擒籍卒賴三人之力若夫籍負弑逆之罪而不正其誅者漢本志於爭天下而非純於討賊故綱目亦不得而純予之也

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質實定陶注見秦二世二年

書法前書奪韓信軍矣於是復書馳入壁奪其軍帝則未免任術矣此信之所以不終臣節也

故綱目備書之而此稱馳入

○遣劉賈擊臨江王共尉虜之○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

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以為中尉曰此壯士也

發明漢王方擒項籍即奪韓信軍故綱目書馳入齊王信壁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為善兵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封畧無一毫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虜之是固漢王之過也比事詳觀則得之矣

赦

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二月王即皇帝位

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為皇帝質實一統志云汜水在二月甲午即位於汜水之陽山東曹州西南三十里

書法得天下之辭有三即皇帝位正也稱皇帝自稱而已矣立為皇帝不宜立者也終綱目書即皇帝位者四高帝也光武也昭烈也晉元帝也自宋以下得天下者書稱皇帝而已書立為帝為皇帝凡五齊君地漢恒山義劉玄盧芳石敬瑭皆不宜立而立者也

發明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以正誅無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後世有僅得蕞爾之地而妄自尊大者視此可以少愧矣

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靈夫

人○立故衡山王芮為長沙王故粵王無諸為閩粵王

質實　閩越國名注見武帝建元三年○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罷歸家

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集覽　七大夫索隱曰秦第十爵名也文穎曰七大夫公大夫也復其身及戶勿事復音福除也除免其身役戶稅也勿事不給繇賦也

書法　高帝之得天下也書兵罷歸家光武之中興也書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其廣大氣象何如哉與書銷兵器毀兵仗者大不侔矣　秦二十六年隋開皇九年

置酒南宫

置酒洛陽南宫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説服楊氏曰項籍無道所過殘滅民不親附范增為之謀主曽無一言以救其敗其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嗚呼籍誠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豈無沛公乎然則籍雖用增亦未必有益於敗亡

也

集覽南宮括地志云南宮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一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

書法置酒何以書志帝所以興也終綱目書置酒四詳秦甲子年書宴十六晉穆帝升平三年燕蒲池孝武帝太元三年秦宴羣臣齊丙子年元魏華林園隋煬帝大業三年張衡宅十二年西苑唐太宗貞觀元年宴羣臣六年丹霄殿七年玄武門十二年東宮高宗開耀元年麟德殿睿宗景龍四年宴近臣玄宗開元二十年上陽東洲二十三年御樓肅宗至德二年宴回紇癸未年蜀宴宣華殿甲申年蜀怡神亭書大宴一唐憲宗元和十五年穆宗大饗三漢光武建武十三年獻帝建安二十五年魏主丕晉成帝咸和七年趙罷宴一唐太宗貞觀二十年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恐其為亂赦橫罪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不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為流涕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餘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亦皆自殺

集覽乘傳蘇鶚演義曰傳張戀反以木為之長尺五寸書符其上又以一版偕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乘傳者依乘符傳而行若今使者持節耳樂彥云傳丁戀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馬曰乘一乘傳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也古者

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置單馬謂之驛騎尸鄉廄置正義曰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亳阪之北廄置置置馬以傳驛處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其弟謂酈食其弟酈商也併部迴反並立也先是食其已說下齊韓信復襲破之齊以食其賣已而烹之今與商比肩事漢其恥固已甚矣莊子讓王篇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吾不忍也即此意縱彼不動此下脫一我字案史記作縱彼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質實一統志云島中在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去岸二十五里田橫五百人死於此今名田横島尸鄉在河南府城西春秋時劉人敗王城之師於師氏即此古有祝雞翁居此養雞

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

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司馬公曰高祖網羅豪桀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豈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

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集覽魯朱家朱家魯人也季布先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臣敢獻計乃髠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至朱家賣之索廣柳車喪車也滕公夏侯嬰職耳臣職當然耳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員以父奢為平王所殺遂奔吴教吴伐楚時平王已卒吴師入郢掘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今以子胥喻季布丁公晉灼曰案楚漢春秋丁公薛人也名固短兵接為句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一年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為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

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

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胡氏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下隴歸纔六日頫川盜起而往征之可謂能繩祖武矣

集覽 搤其亢搤音厄捉持也亢音剛咽喉也以喻關中拊其背拊擊也以背脊喻天下沃野千里沃沃灌沃也言其土壤廣遠有灌溉之利故張平子西京賦曰廣衍沃野胡苑之利養禽獸處通名曰苑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地相接可以畜牧又多致胡馬故曰胡苑之利諸侯安定令關中諸侯各安分守各定封疆河渭漕輓天下河水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谷東會涇又東至京兆同官縣入河言此二水

行乎關外足供漕運輓引天下之舟委輸並去聲委積轉輸也顔師古曰謂輸送委積者天府之國財物所聚曰府關中物産饒贍可備贍給故稱天府天所造也

質實一統志云渭水源出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東流經盩厔興平咸陽渭南等縣直至華陰縣界入于黄河淮南子曰渭之水多力宜黍

書法書賜姓何譏也始亂宗屬矣書賜姓始此自是至唐賜姓賜名不可勝書矣終綱目書賜姓三婁敬徐世績羅藝書賜名五楊國忠李正巳張茂昭田宏正朱全忠書賜姓名三李寶臣李國昌李贊華不書賜書削奪姓名者一李茂貞不書賜書復其姓名者一李紹貞等

張良謝病辟穀

良素多病入關即杜門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

三寸之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為虛偽矣然則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托於神僊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與楊氏曰子房之志為韓報仇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蓋自博浪之謀不遂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秦也以為奮匹夫之勇以僥倖於一旦不若陰求天下之豪傑而徐圖之及得沛公而知其足以濟吾事也於是委身從之教以滅秦之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而但教以燒絕棧道至於定三秦討項氏之策則無一言及之豈其智之不及哉其心固將輔韓成以馳騁於中原而不欲漢王之東也及成為項羽所殺則韓之子孫無若成之賢者而子房之志無所復

仲矣然羽之讐不可以不報而欲報羽則非漢又不足資以成功也於是不得已復西以再致吾復讐之志使漢事得成而吾責亦塞然後自託於神僊之說以遂其不欲事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窺之者惟子程子蓋嘗言之又以為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其可謂知子房矣抑高祖之任子房蓋亦不足以盡子房之術道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而不食靜居行氣以云

集覽學道莊子刻意篇道引之事注導氣令其和引體令其柔華陀傳曰古僊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要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韓成成韓王名子程子謂伊川也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字案公羊傳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注加子姓上名其為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文公於周程蓋師尊之也

書法 書謝病有之矣書辟穀何為惠六年書卒張本也此書辟穀後書卒綱目之意微矣

六月赦○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虜擊之立盧綰為燕王考異 虜擊之當作擊虜之

綰家與上同里閈綰生又與上同日故將王之質實 一統志云盧綰豐人

書法 帝自起兵身親其間多矣不書自將此書自將何既即帝位也書自將始此終綱目書自將三十八是年再書七年十年十一年光武建武二年三年五年再書八年再書十一年昭烈章武元年二年魏主後主建興十一年吳主晉惠大安二年丙寅年宋主又魏主庚寅年魏主庚戌年魏主齊丁丑年魏主巳卯年魏主陳庚辰年高齊主隋煬大業七年九年五代辛未年蜀主辛巳年晉

主丙申年唐主甲辰年晉主再書乙巳年晉主丁未年晉主漢主辛亥年壬子年甲寅年丙辰年丁巳年巳未年周主書親征二晉明帝太寧二年唐太宗貞觀十八年書奉帝奉其主四漢後主延熙二十年晉惠帝大安二年再書永興元年

趙王張耳卒

子敖嗣敖尚帝長女魯元公主為后

故楚將利幾反帝自將擊破之

書法凡書故將予義也此其書反何惡楚也綱目書故將七是年利幾晉惠帝永興二年成都故將公師藩元帝大興三年晉王保故將陳安穆帝永和六年故趙將麻秋又張賀度唐初辛巳年

賓建德故將劉黑闥五代辛亥年漢湘陰公故將輩廷美惟利幾以故將書反公師藩以成都將書冠

○後九月治長樂宮集覽長樂宮注見景帝三年

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

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平曰人言信反信知之乎上曰不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諸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有

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因隨以行信聞之疑懼時項王故將鍾離昧亡歸楚漢詔信捕之或說信斬昧以獻及上至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於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

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乃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集覽治秦中謂定都關中也如淳曰時山東人呼關中為秦中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被山帶河得形勢之勝便韋昭曰地形險固故能勝人也建瓴水如淳曰建音蹇覆也瓴盛水缾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譬具向下之勢易濁河之限晋灼曰齊西有平原郡河水東北過平原鬲津號黄河故曰濁河喻河即屬趙故曰限渤海之利渤通作勃索隱曰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横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勃因名勃海郡有鹽魚之利多多益善本傳作多多益辦

書法書執以歸執無罪也

韓信之國人告其反綱目不以反書是信未

發明 嘗有反謀也書執信以歸而不書其所執之由是信無故見執也然則赦之為侯不知所赦何罪哉偽遊雲夢以會諸侯甘為詐誘之事前以詐和而滅籍後以詐遊而執信籍不滅則漢不能以一統信不執則漢不可以安枕論其謀則深矣語其功則高矣進之王者之事則未也此漢氏之所以雜霸

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

始封功臣酇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兎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

比擬之過甚

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

集覽

鄼侯文穎曰鄼音贊今光化軍是蕭何本傳注瓚曰南陽鄼縣屬荊州非沛國鄼縣也沛之鄼音祚柯反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案茂陵中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今多呼嵯嵯舊字作鄜今皆作鄼所由亂也史記注索隱曰蕭何所封沛之鄼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鄼音嵯有此異耳發縱指示顏師古曰發縱解紲而縱放之指示以手指示之也史記縱作蹤注謂發其蹤跡指而示之也孔毅父曰縱音子用反非也當知周禮有迹人凡田獵者受令馬注令謂時與處也下邳地理志東海郡下邳縣正義曰泗水邑應劭曰邳在魯國薛縣後徙此故此

云下邳張良遇黃石於此戶牖索隱曰秦時戶牖即在陳留陽武縣漢以為東昏縣左傳哀十三年注戶牖在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東北九十里質實志云一統

鄭秦之縣名屬南陽郡漢封蕭何於此梁立鄭城郡後周廢入陰城縣故城在襄陽府光化縣東北漢江

上下邳秦之縣名屬郯郡漢屬東海郡東漢為下邳國晉宋梁為下邳郡置武州後魏改州曰東徐後周又改邳州隋為下邳郡唐復置邳州宋置淮陽軍金復改邳州元屬歸德府至本朝以下邳縣省入屬淮安府

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子肥為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分楚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為荊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胡氏曰先王經世之法至秦盡矣漢祖勃興既定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賢講王制首復井田之法是時距秦未遠經界溝洫必尚可考大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而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復傳矣高帝不能稽古割地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尚簡一時流患於後帝之智既不及此而良平諸臣亦無為之謀者豈王澤當熄天不啟其衷邪嗚呼惜哉

以曹參為齊相國

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集覽 蓋公索隱曰蓋古闔反史不記名史記樂毅傳後太史公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質實 一統志云蓋公膠西人善治黃老言曹參爲齊相使人召問之對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用其言齊國大治

書法 書齊相何錄善治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韓王信王之

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許之 集覽馬邑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城將成而崩者數矣忽有馬馳走周旋父老異之因依而築馬乃不崩故名馬邑括地志云在鴈門郡今朔州城是也 質實一統志云馬邑秦之縣名漢屬鴈門郡北齊屬廣安郡隋初郡廢以縣省入鄯陽縣屬朔州唐復於大同軍城置馬邑縣建中間嘗徙朔州治此五代時唐置寰州及寰清縣遼罷馬邑縣金置固州元州廢縣存至本朝因之改屬大同府

封雍齒為什方侯考異方當作邡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

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何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司馬公曰張良為高帝腹心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待帝自見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下無猜忌可謂善諫矣

集覽 什方高祖功臣侯年表作汁邡如淳曰音什方索隱曰什又如字讀縣屬廣漢郡今漢州縣觖望猶言怨望也漢書注瓚曰觖音訣謂相觖而怨望也如淳曰觖者缺也不滿所望而怨

耳質實一統志云什方漢之縣名屬廣漢郡高祖封雍齒為什邡侯即此晉置新都郡後周改為方亭縣武帝廢入雒縣唐初復置什邡縣屬益州垂拱中改屬漢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成都府

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為安平侯

質實跳身遁跳音調跳身走出也質實一統志云安平漢舊縣名屬涿郡東漢屬安平國晉置博

陵國北齊為博陵郡治隋置深州後省州以縣屬博陵郡唐又置深州五代宋金皆因之元改曰南平州中統初為安平縣屬晉州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書法此殊禮也綱目備書者四蕭何董卓曹操劉裕惟蕭何得書賜畧之上稱殊禮者四梁冀會稽王昱蕭道成唐王淵惟梁冀會稽王昱書加書不名者一司馬昭凡不書賜與加者皆借而已矣

帝歸櫟陽集覽櫟陽注見周顯王八年 〇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

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

集覽 家令掌太公家事倉穀飲食擁篲迎門卻行擁持也篲掃竹也李奇曰謂出迎於門為之掃地以衣袂擁篲而卻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示敬也

書法 帝既即皇帝位矣父猶稱曰太公具追尊先媪亦不過曰夫人又踰年而後始正太上皇之號帝之尊親反後始皇矣始皇更號曰皇帝即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無臣故也

秋匈奴冦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少子欲殺冒頓而立之冒頓遂殺頭曼自立東胡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羣臣皆曰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而愛一馬乎遂與

之東胡又欲得單于一閼氏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隣國愛一女子乎又與之東胡王愈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東胡欲有之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滅東胡又走月氏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蒙恬所奪故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至是圍韓王信於馬邑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之匈奴遂攻太原至晉陽集覽頭曼單于之名索隱曰曼莫安反冒頓劉伯莊曰音墨特或如字讀閼氏蘓氏曰音焉支顏師古曰匈奴中皇后號劉貢父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閼氏耳顏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史記匈奴傳注閼氏舊音曷氏習鑿齒讀作咽支棄地莫居千餘里莫居言無人居止是為棄地走月氏走去聲驅而走之也月氏西域國初在葱嶺西安息東後

為匈奴擊破遂分為兩種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者為大月氏其餘小衆保南山羌者號小月氏去陽關幾萬里正義曰氏音支字或作支括地志云凉甘肅延沙等州本月氏地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并去聲兼而有之也劉敬傳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張晏曰白羊匈奴別種與樓煩胡皆在河南河南者朔方郡之河南也舊並匈奴地今亦謂之新秦中又樓煩注見周赧王八年控弦之上控引也正義曰謂能滿引弓弩者**正誤**走月氏今按走如字言月氏被擊而走去其國也**質實**月氏注見武帝元朔二年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質實**一統志云叔孫通薛人

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

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王皆面諛以得親貴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無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

集覽 若真鄙儒若猶爾汝也言汝乃真鄙陋之儒 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也如淳曰綿謂置設綿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韋昭曰引繩為綿立表為蕞蕞音茲會反顏師古曰蕞與蕝同又音稅悅反案春秋國語置茅蕝表坐賈逵曰朝會束茅以表位曰蕝或曰立竹及茅索營之

習禮儀

其中

書法　稱朝儀何紀實也終綱目書修定儀禮十一是年叔孫通章帝元和三年曹褒甲申年魏荀顗壬辰年梁五禮己未年西魏制禮樂乙巳年隋五禮隋煬帝大業二年儀衛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新禮高宗顯慶三年新禮玄宗開元十四年張說戊午年周寶儼耕桑封禪儀不與焉

辛丑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

質實　長樂宮注見景帝三年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俠陛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法酒諸侍坐者皆俯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讙譁失禮

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
初秦悉内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
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其書後與律令同録
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司馬公
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
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
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
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
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
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
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
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以迄于今豈
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儒史失
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
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
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

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夫大儒者謁者百
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集覽官表謁
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
千石顏師古曰謁者屬大長秋主報中章天子出則
前導威儀陳東西鄉叔孫通傳功臣列侯諸將軍軍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衛
官俠陛叔孫通傳作郎中俠陛陛數百人注俠與挾
同陛升殿之階傳警出房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
幃幄者稱警是也置法酒顏師古曰法酒猶言禮酌
謂不飲之至醉也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
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曰法者進止
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
亂也太常注見明帝永平二年襲秦故襲因也因襲
秦時故事藏於理官法家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
理官信賞必
罰以輔禮制

書法宮未有書成者此其書成何三年而後成也故漢長樂書成隋仁壽書成唐蓬萊書成皆久而後成者也終綱目書宮成四是年長樂宮晉孝武太元三年新宮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仁壽宮唐高宗龍朔三年蓬萊宮惟晉新宮非久辭

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七日乃解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邱臣王黃等立趙利收信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

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為建信侯更封陳平為曲逆侯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輙益封邑焉

集覽白土人曼邱臣徐廣曰白土地名在上郡張晏曰上郡有白土縣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延銀綏三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因名白土也曼邱複姓臣其名也曼音萬顏師古曰曼邱毋邱本一姓也語有急緩耳徐廣曰曼一作寗左右賢王匈奴官號也有左有右常左賢王以次當為單于但

見見形向反露也下見所長所短並同奇兵注見周赧王五十五年兵已業行業事也已然曰業謂兵事已行矣齊虜妻敬齊人也故云廣武地理志鴈門郡廣武縣括地志云故城在代州鴈門縣句注山南四十五里平城地理志鴈門郡平城縣秦雲中郡雲中縣也括地志云朔州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也今大同府是白登括地志云平城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白登臺在馬李穆叔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即白登也陳平秘計應劭曰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畏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顏師古曰應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非記傳所載曲逆漢書無別音惟五臣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注曲區句反逆音遇程大昌演繁露云陳平封曲逆侯或謂曲逆

如去遇非也案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因濡水至城北曲而西流因名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曲逆當如字讀不當借音也括地志云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六也

質實

一統志云廣武秦之縣名屬鴈門郡漢仍舊晉廢之故城在太原府代州西一十五里平城秦之縣名屬鴈門郡漢仍舊東漢廢之故城在大同府城東五里白登山名在大同府城東七里上有白登臺即匈奴冒頓單于圍漢高帝處曲逆秦之縣名漢改為北平縣屬中山國後魏屬北平郡北齊省隋初復置屬定州唐改為徇忠縣神龍初復為北平縣五代時唐改為燕平縣後復曰北平屬易州宋屬定州陞北平軍金改為永平縣屬中山府復陞完州元復改為永平縣尋復為完州

國朝改為完縣屬保定府

書法 高帝自將五書擊者四臧荼利幾陳豨黥布此則曷為以討書信帝所拔立非臧荼利幾輩比也故高帝之世反者多書擊惟韓王信盧綰已所拔立則書討綱目之權衡審矣然則楚圍漢王於滎陽也直書曰圍漢王此其曰被圍平城何不以外加內也若隋煬逆賊則書曰始畢圍之矣大業十一年是故明內外之分則高帝書曰被圍正上下之義則劉虞書曰見殺獻帝初平四年

十二月還至趙

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王也乃說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

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洿王為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 集覽 箕踞傲坐也謂伸兩足以手據膝形如簸箕孱王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為孱韋昭曰仁謹貌

書法 至危之也

匈奴冠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中有罪耏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集覽 罪耏 應劭曰耏音而罪不至髡但鬀其頰毛而已蘇林曰諸法度字皆從寸宋祁曰耐無而音如淳曰耐任也任其事也言任罪不至髡之事一歲刑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索隱曰後改此耏字音若能能乃代反

書法 二事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書之何嘉祥刑且志仁政也綱目恤刑之政書令奏請讞議

者八是年景帝中元五年齊戊辰年元魏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十六年唐太宗貞觀二年四年十六年此書令民産子復勿事章帝書詔賜民胎養穀元和二年皆仁政也

○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

蕭何治未央宫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宫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

司馬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宫室鎮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已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宫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甲宫室而桀為傾宫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宫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鄭侯啟之也

集覽未央

宫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名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又注見文帝七年

質實一統志云未央宫在西安府西北一十四里漢高帝所建内有東闕北闕前殿武庫遺址尚存應劭曰宫名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

書法治長樂宫常書矣於是治未央宫則曷為不書過度也故諱之其諱之何不以未央為賢相之累也

置宗正官○夏四月帝如洛陽

壬寅八年冬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考證擊當作討○謹按凡例曰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後倣此

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貫高等壁人於廁中上欲宿心動而去集覽東垣地理志河東東垣縣漢高改曰真定括地志云趙之東邑在今常山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柏人括地志云故城在今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後改名堯山壁人於廁中文穎曰置人於廁壁之中以刺高帝張晏曰鑿壁空之令人止其中質實一統志云東垣戰國趙邑名秦因之漢改為真定縣屬常山郡故城在真定府城南八里詳見高帝十一年真定縣柏人春秋時晉邑名戰國時屬趙漢為縣屬趙國後魏改曰柏仁隋屬邢州唐初於縣置東龍州後州廢還屬趙州後改屬邢又改堯山縣宋省入內邱縣尋復置金改為唐山縣屬邢州元初省入內邱縣尋復置屬順德路至國朝因之改屬順德府

十二月還宮○春三月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

罰操兵乘馬

癸卯 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司馬公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 集覽 殺父妻母殺讀曰弒冒頓之父名頭曼以鳴鏑射殺之遂妻其母家人子庶人家之女子 正誤 家人

子今按漢書外戚傳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降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乃宫人名號也

書法書謹始也高帝創有此舉而後中國失其尊矣特書結自我也綱目書和親凡十六而書結和親一與和親六詳惠帝三年及和親一宋甲戌年䂓請和親四詳文帝六年求和親三詳文帝六年乙和親一光武建武二十八年莫善於乙和親莫不善於結和親終綱目舍是無書結者矣

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

劉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關中少民北近匈奴東有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

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師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集覽 昭屈景楚三大姓懷田齊二大族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不征徭也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詣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為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

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絶亢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荀悅曰貫高小諒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司馬公曰高帝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高謀逆者帝之過也使敖失國者高之罪也

集覽

上變告變告者謂非常之事乍言反背也逮捕顏師古曰逮訓及辭之所及則追捕之貫父曰逮者其人在而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則討捕之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當知異義也誰白王白謂別白也辯明之義轞車膠致致送詣也正義曰車上著板四周如轞形載囚其中令無所見膠密不得開送詣京師榜笞刺剟劉伯莊曰榜音彭亦笞也剟株劣反亦刺也漢書作刺爇應劭曰以成苛之泄公中大夫姓湛其名未詳正義曰泄音薛史有泄庸此因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固本

然之辭侵猶言輕也史記張耳陳餘傳後太史公曰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注謂耳餘初在貧賤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灌夫傳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謂既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孫策謂太史慈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即此仰絕亢仰頭而亢斷絕史記亢作肮韋昭曰肮咽也蘇林曰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音下郎反蕭該音下浪反

正誤 不侵為然諾今按侵猶過越也

書法 於是貫高謀逆則曷為不書諱之也貫高之謀帝之慢實啟之然則書趙王敖廢何權不足也帝之至趙敖執禮甚恭是矣高有反謀為敖者誅之可也執而歸之天子可也而徒隱忍不從以為其廢也自取之而已凡廢之辭二廢其王其者無罪之辭也某王某廢者有罪之辭也

夏六月晦日食○以蕭何為相國

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諸侯王國皆立廟質實萬年縣名注見晋帝奕太和四年

書法書皆立廟何譏非古也自是惠帝於高祖孝景於太宗孝宣於世宗遂為故常矣於是通鑑不書綱目皆書之

○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

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

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楊氏曰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氏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怨其欲甘心於如意也久矣一貴彊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盍亦反諸已而已矣不以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淩賤者不逼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豈特無毋禍而已哉○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彊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皆以上侮嫚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甲詞安車因請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

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

集覽

期期以其口吃故疊語惓惓與券券同以金注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郭象曰殙武典反字或作殙音昏說文殙矜也憐惜也林希逸口義云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以陛下為孤注即此注字言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之心以鉤帶為注則已有顧惜之意以金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殙矣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漢書音義曰東綺夏角四姓也角字從兩點下用音鹿索隱曰案陳留志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號焉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因號焉角里先生河內軹人泰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

正誤

期期令按期猶必也綺里季夏黃公今按綺里季夏一人也黃公一人也

杜甫詩有黄綺終辭漢之句則固以黄為氏矣

質實 一統志云周昌沛人苛之弟也建成漢之縣名屬渤海郡高帝封呂釋之即此東漢省之故城在河間府獻縣界景城廢縣東南三十里

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考異 按征伐例曰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借叛者曰征曰討於夷狄若非其臣子曰攻曰擊注云征討如漢高祖於韓王信之類據七年書帝自將討韓王信而此二條韓王信餘冠及代相國陳豨皆不書討然信豨從皆書誅此必誤書擊耳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

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集覽 陳豨許具反阻滹水宋祁曰阻恃也禹貢至于衡漳蔡氏傳曰地志漳水有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發鳩山也名為濁漳東至鄴與清漳合白見四人告白於天子而召見之也見如字閒夏縣名注見秦二世元年

質實 一統志云漳水有二一在太原府樂平縣之沾嶺北流折而西南入和順縣之梁榆水謂之清漳水一在潞州潞城縣西三十五里交漳村又東流百八十里至彰德府林縣界合清漳水謂之交漳水

乙巳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考異 提要后上有皇字據晋永康元年書皇后殺故太子遹唐乾封元年書皇后殺其從凡武惟良皆不去皇字此蓋刊本漏皇字耳

質實 淮陰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

冬太尉周勃道太原入代地陳豨軍敗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過趙代過辭信信辟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令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紿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司馬公曰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

仆趙脅燕擊齊滅楚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其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王燕而信乃為列侯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雖然信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秉時而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胡氏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集覽道太原章昭曰道從

也太原古并州也禹貢既修太原注今河東太原府是徐才宗國都城記太原在古冀州太行恒山西舍人弟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其弟謝公著嘗獲罪於韓信信欲殺之辟左右辟必郢反除也

正誤

信辟左右今按辟音闢猶屏去也如孟子行辟人之辟同

質實

太原郡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書法

凡書殺殺無罪也信與孫通則謀反矣不書何諱之也曷為諱之信之反帝激之也帝之奪信王非其罪也於是帝未還都而殺之而夷之甚矣故斥書后殺

發明

信至是實有反謀矣然猶不以反書又不書其有罪乃書殺而不去其爵者信有定天下之功受封未幾無故見執其快怏無聊之心不言可知非信素有反心也綱目於此削而不書亦所以原其本心云爾漢氏之興德信未孚於天下既以詐而執大功之臣又以詐而殺之人誰不自疑

哉叛者迭起夫何惟耶綱目備書夷三族之實非予其討有罪也乃所以惡漢云爾世豈有人之無罪夷其三族而可以君天下者哉下書梁王越夷三族亦然

韓王信伏誅○帝還至洛陽

上還聞韓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乃詔捕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豎子不用臣計耳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且當是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耶上曰置之

質實 秦失其鹿言秦無道遂失其國如虞人之失鹿以鹿喻帝位也

立子恒為代王○赦○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

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民疾之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集覽以其口數率率計也劉貢父曰率字屬下句言大率也

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集覽身勸為之駕必須身親敦勸自為具駕車而遣之覺免為句謂覺發者免其官

書法書求遺賢何美急賢也入綱目二百餘年於是始見自是而舉賢良舉直言皆帝啓之矣

故通鑑未書綱目特書之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為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論如法赦為庶人傳處蜀至鄭逢吕后從長安來王為吕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也王與楚則漢破

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拜為都尉

集覽傳處蜀傳株戀反驛遞也謂轉相傳也處之於蜀都

書法書梁王越廢何罪越也越不從反矣曷為罪之辭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甚殺之者也廢之可也殺之夷三族甚矣

立子恢為梁王友為淮陽王〇夏四月還宮**考異**按巡行例曰還曰帝還宮注曰闕無異事則不書帝此年帝至洛陽下有立子恢友為王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詔郡國求遺賢梁王廢徙蜀則闕有異事矣而不書帝刋本漏也〇五月立故秦南海尉

趙佗為南粵王質實南海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南粵國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州

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絕道聚兵誅秦吏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至是詔立以為南越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佗魋結箕踞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羽背約王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王不助天子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

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使授王印綬剖符通使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橐中裝直千金賈卒拜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篇一奏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集覽　南海尉任囂秦始皇畧陸梁地以為南海鬱林象郡尉秦官也時任囂為之案十三

州記大郡曰守小郡曰尉囂五刀反龍川令趙佗顏師古曰南海郡龍川縣今循州是秦時趙○為龍川令後為南海尉故稱曰尉佗佗徒河反番禺文穎曰番禺南海郡理邑今廣州番禺縣其地有番山禺山因名焉廣州記番山在南海縣禺山在番禺縣番音潘又音婆禺音愚董衡曰番普安反禺魚容反被佗書句絕韋昭曰被之以書也音光被四表之被移檄絕道移檄移行檄書也尉佗本傳作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案所謂絕道即先任囂所欲絕之新道也蘇林曰新道者秦所通越道南粵王粵通作越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令兵士魋頭結索隱曰魋傳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似椎而結之故字從結案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夷人俗本被髮今尉佗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抗衡較輕重低昂也崔浩曰抗對也衡車軛上衡木言兩衡相對拒牽不相避下也

屈彊屈其勿反屈彊者彊梁梗戾不柔服也蹶然陸德明曰蹶其月反鄭玄音居遇反行急遽貌記子夏蹶然而起索中裝索隱曰謂以珠寶裝果入囊橐中賈時時前說稱詩書時時非一時也每於上前說論稱道詩書乃公爲高祖自謂也新語以高祖素未嘗聞此言故曰新語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固當世之辯士也

正誤

被佗書今按被加也加於其身也

質實

龍川一統志云龍川秦之縣名漢屬南海郡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名隋初省入河源縣後復置唐貞觀初省入歸善縣天授初置雷鄉縣南漢改曰龍川縣徙循州治此宋宣和中改縣曰雷江紹興初復為龍川縣元仍舊 本朝廢州縣改屬惠州府番禺縣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陸賈楚人親戚墳墓按趙佗先塚在真定府獲鹿縣舊石邑城北一十三里真定漢初縣名屬常山郡後周恒山郡治此隋郡廢分置常山縣隸恒州大業間省常山入真定

屬恒山郡唐改真定曰中山神龍初復名真定爲鎮州治宋金真定府元真定路並治此至本朝因之爲真定府治仍屬焉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枕豈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集覽排闥排推開也闥宮中小門憊步拜反羸困也顧獨與一宦者枕句絕顧反也反獨枕一宦官卧而謝絕大臣趙高之事秦皇崩時獨趙高與幸宦五六人知之高遂詐爲詔賜長子扶蘇死質實舞陽縣名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布擊殺荆王賈又敗楚軍遂引兵西考異此與韓王信餘冠及陳豨例同

據後書誅布則擊字亦當作討

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賁赫得罪於布乗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

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留侯所召四人者說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爾后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留侯病自強起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强卧而傅太子之時叔孫通已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關中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荊荊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

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敗吾一軍

餘皆走安能相救不勝果欲布遂引兵西

集覽 醢其肉醬布傳注反者被誅為醢刑法志菹其骨肉是也賁赫姓名賁音肥有端句絕端緒也猶言有由前年殺韓信上文往年殺彭越顏師古曰往年與前年同也文相避爾歸重於越重輜重也歸之於越地驪山之徒布初坐法黥論決而徒役於驪山故等夷故舊等輩夷儕也徐僮間地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春秋信三年徐人取舒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云徐即徐城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北四十里古徐國也僮在下邳今泗州是也自戰其地為散地孫子兵法九地曰云云杜牧注注云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從之地魏武帝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

質實 一統志云徐秦之縣名屬薛郡即古之徐子國也東漢省之故城在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僮漢之縣名屬臨淮郡三國吳省之故城在鳳陽府虹

縣東北七十里

發明布既書反乃不書討而書擊之布有功於漢因事自疑漢亦有以致之故其書法如此然陳豨非布之比反亦書擊何耶相國任一時之寄不擇人才乃以幸臣居之小人寵過其分卒貽叛逆故綱目雖書其反而皆不予其討此固澄源正本之論也一字之間其嚴乎哉

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蘄西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

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惡之遥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爾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長沙王臣吳芮之子名臣嗣父為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集覽長

沙王

書法 凡書誘譏也此其書誘何前書反此書誅則罪人也無嫌於誘矣書長沙王臣予其功也

終綱目書誘誅二是年唐憲宗元和十四年王弁書誘殺十詳昭帝元鳳四年凡誘殺皆譏辭

發明 英布之死前史皆以殺書至綱目始筆其誅者正名定罪也上書布反既正其名於前此書布誅遂定其罪於後布亦何得而辭哉信越無罪則書以殺布實有罪則書其誅故雖三人同功一體至其罪之有無不可槩論非綱目別異而書之幾於涇渭不分矣

帝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

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集覽 道舊故說故舊時事擊筑筑以竹曲五紘之樂也應劭曰似琴而大頭以竹擊之故名筑顔師古曰今筑形似琴而小細項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記王制湯沐之邑注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潘芳袁反淅米汁世世無有所與與讀曰預預謂復除其賦役世世無所干預

質實 一統志云沛宮在徐州沛縣治東南即漢高祖置酒宴沛父老處

書法 特書也其特書何譏也以為君天下而私一邑也自帝有此書而後光武書復舂陵復南頓玄宗亦書復潞州皆帝啟之也而世世無有所與又甚矣光武建武六年十九年唐玄宗開元十

一年

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立兄子濞為吳王

更以荆為吳國 集覽濞劉仲之子服虔曰濞普懿反濞喜之子也 索隠曰澎濞字也披位反正義曰年表云濞都吳其實在江都喜劉仲名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質實魯國名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太牢注見唐太宗貞觀元年

書法 書祠孔子何嘉重道也書祠孔子多矣鮮有書所以者書以太牢重嘉之也自抗焚禍烈吾道幾墜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祀焉帝亦有大過

人者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實自此始特書美之終綱目書祠孔子五是年章帝元和二年宋庚寅年魏主燾齊乙亥年魏主宏唐高宗乾封元年書釋奠二唐高祖武德七年代宗大歷元年謁祠拜墓一五代壬子年周太祖皆帝發之也祠書以太牢者二是年庚寅年而已

發明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為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縻爛絶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坑學士天下大亂其禍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嫚罵溺冠其視儒道不啻枘鑿之不相入然過魯祠孔子乃見於兵戈倥偬之日故綱目特筆予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稍振起除挾書禁置博士官開獻書路迭見於繼世之後亦足以見當時崇尚

之意然漢治終於不古者粗得其一二之緒餘而精微體用未之明也雖然吾道在天地間如一元之氣周流磅礴未始一日而不存不以秦而泯不以漢而興時君世主茍能知其功用之大振而起之則聖人綏來動和之效帝王時雍迓衡之治可復見於天下矣惜乎漢人不足以語此

○遂還宮

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為戲乎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

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名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胡氏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彊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以為若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夫高祖之雄傑豈四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亦有納約自牖之象也故今特據舊史復詳載其事云集覽

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獻公太子名申生公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公欲廢申生而立之會申生薦祭

母之胙於公驪姬預置毒胙中公欲享姬止之曰宜試之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申生聞之懼奔新城公乃誅其傅申生自殺不發定扶蘇扶蘇始皇長子也不早定太子之位後以諫坑儒獲罪使監蒙恬軍於上郡始皇崩趙高乃詐為遺詔賜扶蘇死詳許詳讀曰佯詐也彊聒莊子天下篇上説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注謂強聒其耳而語之猶不肯廢舍吾之教迹也彊上聲失幾易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深許首止之盟春秋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止注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齊桓行霸翼戴天子故春秋多許之也首止衛地名陳留郡襄邑東南有首鄉服虔曰首止近鄭地納約自牖易習坎六四爻文伊川傳曰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悟君心所明處夫人心有所蔽有

所通所蔽者暗處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温良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皓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為禽獸食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

金而為之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即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集覽多空地棄謂多有空隙之地捐棄無用王衛尉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王姓也史失其名

書法書赦出之美改過也終綱目書赦出之五上書下某獄下書赦出之赦無罪之辭也相國何是年周紆章帝建初八年虞詡順帝永建元年楊彪獻帝建安二年是也上書坐事下獄下書赦

出之失有罪之辭也賀若弼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是也書既而赦之二詳文帝四年既而釋之三詳成帝元延元年赦不誅二詳成帝鴻嘉二年赦不治一昭帝始元元年

發明

三公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明明穆穆聚精會神與天子交相唯諾於一堂之上者也皋夔稷契有都俞而無吁咈伊傅周召有誥命而無戒飭皋伊諸公不可人得而世有然居其位任其職則亦不可不盡其體貌之禮至其果有大罪則退之可也廢之可也賜之死亦可也械繫而戮辱之可乎哉自李斯馮去疾在秦以下獄而死漢亦習聞其故至是以蕭相之信謹一旦無故置之囹圄雖曰未幾赦出之然禮絕百僚師長羣后他日亦何面目立於衆人之上哉文帝習此而繫周勃景帝習此而繫亞夫迨武帝則動輒逮繫不可勝舉至於下獄要斬如劉屈氂輩屠之不啻若狗

亂者元帝以此而殺望之哀帝以此而殺王嘉終漢之世家法若此豈非貽謀不善之過哉然何以忠信事高祖疑之亦非一如遣子弟從軍貰民田以自汙之類往往挾術相欺君臣交孚之理似不如此既不免械繫之辱猶且不能引身而退何亦嗜利亡恥者書曰下相國何廷尉獄使漢之君臣觀之寧不少知愧歟

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

陳豨之反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以豨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軍破故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為然還以告

綰綰乃陰使勝為閒於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欲令久亡連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召綰綰恐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泄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為燕使胡狀於是上怒曰綰果反矣使樊噲將兵擊之

書法 未有書其以其官將者書噲以相國何重其權也使以相國將而隨詔陳平斬之則帝之決也非苟然者矣平乃傳詣長安豈帝意哉綱目書噲以相國將次書詔斬噲平傳噲詣長安下書赦樊噲所以罪平而危漢也

立南武侯織為南海王○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

其軍平傳噲詣長安質實長安縣名注見惠帝五年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須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集覽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馳傳馳謂將命而疾行也注見五年乘傳反接載檻車漢書音義曰反接反縛兩手也

夏四月帝崩

上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苦呂后迎良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遂崩于長樂宮呂后與審食其謀盡族諸將以故不發喪酈商謂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鄉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乃發喪

集覽 提三尺三尺劍也禮冬官桃氏為劍上制上士服之注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扁鵲春秋時良醫也齊勃海郡鄭縣人姓秦名越人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故仍號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名盧醫少戇顏師古曰戇愚也陟降反還鄉讀曰旋蹻猶言內嚮也蹻足晉灼曰蹻音橋舉足

小髙貌

書法賀善賛曰漢唐皆以兵取天下者也綱目於高帝有四特筆唐初不得而與焉其未即位也加秦書伐加項籍書討其用夷兵也書致助其即位也書即皇帝位大綱正矣其未即位書擊西河其用夷兵書劉文静以突厥兵至即位書稱皇帝豈可與漢同日語哉至於斬丁公祠孔子皆有大過人者漢祚之永宜哉

盧綰亡入匈奴○五月葬長陵質實一統志云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三十五里漢高帝徙關東萬家於此置陵邑呂后陵在其東

初髙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

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集覽長陵皇甫謐曰在渭水北去長安三十五里括地志云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次律令以初約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故命蕭何攈摭秦法作律九章次謂第其輕重也定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法式也謂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瓚曰案茂陵中書丞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已定謂始訂定之也剖符作誓剖析符竹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丹書鐵券券符契也以鐵鑄之朱書字也國之所以示信後唐明宗問趙鳳曰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金匱石室金匱猶金縢也以誓書藏之匱中而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又以石為室置匱其中藏於宗廟使與國同休

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赦樊噲復爵邑○令郡國立高廟

丁未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宫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視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司馬公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

而未知大誼也

集覽

永巷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赭衣白虎通曰犯劓罪者以赭著其衣令舂使令持杵臼也婦人不預外徭但舂米四歲刑酖直禁反酒有鴆毒也鴆鳥大如鵰食蝮蛇以其羽歷飲食則殺人煇耳煇許云反以藥熏之令其聾

發明

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蓋自周赧八年綱目書秦芊氏治國事始有婦人與政之端至高祖以神武得天下呂氏亦得與事是以淮陰之死特書后殺以見履霜之漸况夫惠帝懦弱不能親攬大權固宜母后之僭也如意之死蓋惠帝即位之初爾綱目特揭太后書之者所以見呂氏傾覆之禍已肇於此固不俟他日臨朝而後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其微哉

徙淮陽王友爲趙王

質實

淮陽國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陳州

○春正

月始城長安西北方

書法　城未有書始者此其書始何記事始也有勿亟之意焉此一城耳凡三書皆春初用農隙也西土晚寒農事未起於是乎用之帝可謂能使民矣

戊申　二年冬十月齊王肥来朝

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酖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王大恐出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質實　城陽郡注見高帝四年

春正月兩龍見蘭陵井中

質實　蘭陵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四年

書法　書龍見始此終綱目書龍見十有三是年文帝十五年宣帝甘露元年成帝永始元年平

帝元始二年桓帝建和元年永康元年後主建興十一年十五年景耀二年晉武帝太康五年穆帝永和元年後唐乙酉年而見井中者四是年建興景耀太康成帝黄龍見真定鴻嘉元年不書不與焉

○隴西地震

書法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而兩漢居九十焉漢書地震始此

○夏旱

書法書旱始此終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書旱五十八詳五年

○秋七月相國酇侯蕭何卒以曹参為相國

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月薨諡曰文終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臣

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集覽】後相後來相齊者獄市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舉事舉凡也木訥木質樸如木然訥遲鈍也言文刻深持文法務於刻剝而深峻者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窋張律反較若畫一索隱曰漢書較作講亦音校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顔師古曰講和也畫一整齊也

【正誤】較若畫一今按訓和不通當音覺明也揚子法言孔子之道較且易司馬温公曰音覺也又孔光傳較然甚明皆當爲明白易見之義

書法綱目於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者美稱也不書姓者恒稱也惟不書官者為貶之兩漢諸臣卒書官爵書姓者三十七蕭何曹參陳平霍去病衛青金日磾霍光張安世魏相丙吉卓茂祭遵馮異吳漢鄧禹楊賜皆官爵姓具者也張良尹翁歸趙充國辛慶忌冦恂朱祐馬援樊宏賈復耿弇寶融鄧訓王渙鄭宏梁育荀淑朱穆黃瓊胡廣陳寔荀爽或官或爵而具姓者也不書官者四王譚單超馬日磾荀攸

三年春城長安○與匈奴和親

匈奴冒頓方彊為書遺高后辭極褻嫚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未絕傷夷甫起而

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后曰善令報書遜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集覽 傷夷傷金創也夷亦傷也左傳命軍吏察夷傷面謾欺誑也謾音慢顏師古又音綿遜謝遜與遜同順也

書法 高帝遣使和親則書結高帝九年此其書與何怨辭也何怨乎惠帝非創焉耳終綱目書與和親六是年文帝後元二年甲戌年新莽梁乙外年元魏陳己亥年唐僖宗廣明元年書及和親一宋甲戌年元魏詳高帝九年與脩好不與焉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

都東甌 集覽 閩越君韋昭曰閩東越別名春秋七閩地戰國越人所居故稱閩越秦立閩中郡及

漢興師越人佐漢有功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冶治地名音野今建寧之建安福州之侯官二縣是其地惠帝舉高帝時越功又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東甌寰宇記永嘉為東甌轄林為西甌冶舊經閩越地即東甌也今福州溫州是其地郡國志建安縣東有古東甌城

質實

一統志云東甌漢之郡名治永嘉縣初為東甌王國後為會稽郡之回浦縣地東漢為章安縣地又分置永寧縣三國吳屬臨海郡晉置永嘉郡治永寧隋初廢郡改縣曰永嘉屬處州大業初屬永嘉郡唐置東嘉州後廢以縣屬括州上元初置溫州以其地恒燠少寒故名天寶初改永嘉郡乾元初復為溫州建靖安軍五代時吳越建靖海郡宋為應道軍建炎初仍為溫州咸淳初陞瑞安府元改溫州路○本朝改為溫州府屬浙江道

庚戌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

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

書法 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為皇后者恒辭也此其書立皇后張氏何后帝甥也倫序亦少乖矣異其文者異其事也是故惠后張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是年宣后許氏以側微則異其文昭帝元平元年成后許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成帝建始二年哀后傅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成帝綏和二年桓后梁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桓帝建和元年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帝冠考異提要

作夏六月

書法於是帝生十五年矣立后五閲月矣書帝冠始此終綱目書帝冠十三是年昭帝元鳳四年和帝永元三年安帝永初三年順帝永建四年桓帝建和二年靈帝建寧四年獻帝興平元年晉成帝咸康元年穆帝升平元年孝武帝太元元年安帝隆安元年宋主昱甲寅年長者莫如漢昭帝年十七最少者莫如宋主昱年十二立后而後冠者四惠帝昭帝桓帝晉孝武帝冠皆正月重歲首也惟惠帝三月宋主昱十一月焉書太子冠二宋已卯年劭唐太宗貞觀五年承乾

○赦○省法令妨吏民者考異提要無吏字

書法書赦之也

○除挾書律

書法上書省法令妨吏民者矣此其一也復揭而書之何予之也亦惜之也曷為惜之惜其晚也蓋不事詩書之害亦遠矣終綱目律令書除十是年呂后甲寅年除三族罪文帝元年除收孥二年除誹謗妖言十三年除肉刑成帝綏和二年除誹謗詆欺法齊丙子年魏除通亡緣坐丁卯年魏除宮刑唐太宗貞觀四年除鞭背刑玄宗天寶六載除絞斬刑書罷一宋甲寅年書減二景帝中六年成帝河平元年書令勿坐二宣帝地節四年元康四年

○立原廟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

之孟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司馬公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誹謗木置諫鼓豈畏百姓之閒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傅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是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乃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繆哉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通之過也其曰人主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說啟之矣

集覽　月出遊衣冠之道叔孫通傳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遊衣冠三輔黃圖云高寢在高廟西高帝衣冠藏在焉每月一出之遊於高廟其道值所築複道故云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原廟裴駰曰原再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名原廟原廟之作始於惠帝要之祖宗禘祫既有太廟祧祭又有世室則原廟之作殆後世之褻禮非古之正禮也自是之後

皆以原廟便於用俗禮而美觀其去古人重宗廟之意遠矣見禮經考索謗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案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韋昭曰慮政有闕失使言事者書之於木諫鼓成周之時建路鼓以通下情仲虺奚仲之後為殷湯左相虺許鬼反傅說說築於傅氏之巖殷高宗舉以為相說音悅

書法 譏遂非也是舉也叔孫通成之

發明 春秋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如考仲子之宮丹楹刻桷桓僖宮災立武宮之類是已綱目書立原廟立者不宜立也既有太廟則原廟果何為哉直筆書之其失自見

宜陽雨血 宜陽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一年

書法此大異也故通鑑未書綱目特書之書雨血始此綱目書雨血二是年晉惠帝永康元年齊君地千乘博昌雨血周赧王三十一年漢主聰延明殿雨血晉愍帝建興三年不書不與焉

天王

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

書法冬雷異也而桃李華棗實異之異矣書雷始此書桃李華始此終綱目書雷十是年景帝六年後三年武帝元封三年昭帝元鳳五年成帝元延元年新莽巳巳年庚午年靈帝建寧二年晉安帝義熙五年而冬雷者七是年景帝六年後三年武帝元封三年昭帝元鳳五年新莽巳巳年庚午年書桃李華三是年呂氏甲寅年文帝六年桃李實一成帝建始四年桐華一新莽巳巳年棗實一是年

○春正月城長安集覽長安三輔黄圖序云高帝始都長安實曰西京注長安本秦時鄉名漢儀注云高帝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質實一統志云長安古地名秦因之名曰長安漢都關中始置為縣屬京兆尹王莽改常安東漢復舊隋遷都始徙縣治于此唐因之五代梁改大安縣後唐復曰長安縣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西安府○夏大旱

江河水少谿谷水絶

書法書大旱始此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是年文帝九年後六年景帝後二年武帝元光六年元朔五年元封四年六年天漢元年三年征和元年昭帝元鳳五年宣帝本始三年成帝建始二年鴻嘉三年永始四年哀帝建平四年平帝元始二年明帝永平十八年章帝建初二年靈帝熹平六年

光和六年後主建興六年晉懷帝永嘉三年元帝建武元年成帝咸康元年穆帝升平二年秦三年簡文帝咸安二年安帝義熙十一年丙寅年宋齊丁卯年魏壬午年梁甲申年魏隋煬帝大業八年唐德宗貞元元年五代乙酉年唐癸丑年唐

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参卒　質實　平陽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謚曰懿

九月長安城成

書法　城未有書成者此其書成何久也宮殿書成費也宗廟書成慢也此其譏與佚道使民何譏焉帝之城也必用春初有愛民之心焉踰歷五年然後畢事書成所以見其勿亟也終綱目城書

始書成一而已

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夏

留侯張良卒

謚曰文成

發明 神僊詭誕之說先儒論之詳矣有如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氏亦旣及之矣綱目前書張良謝病辟穀疑若眞有禀引長生之事至是書留侯張良卒則知子房托於神僊之意昭然可見而詭誕之說不攻自破凡此類比而觀之則得其旨

以周勃為太尉

癸丑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書法　日食三朝大變也書正月朔日食始此綱目書正月朔食二十八有應者二十餘可畏矣哉是年食八月大喪成帝元延元年正月朔食哀帝元壽元年正月朔食明年大喪光武建武二年正月朔食安帝永初五年正月朔食桓帝建和元年正月朔食延熹九年再書明年大喪獻帝初平四年正月朔食昭烈帝章武二年正月朔食明年大喪後主景耀三年正月朔食間一歲漢亡晉初丁酉年正月朔食戊戌年正月朔食武帝太康七年八年九年正月朔連食間一歲大喪惠帝光熙元年正月朔食是年大喪懷帝永嘉二年正月朔食後三年還平陽成帝咸康八年正朔食六月大喪穆帝永和八年正月朔食安帝義熙十三年正月朔食明年弑宋文帝乙亥年正月朔食梁武帝戊午年丁卯年正月朔食明年侯景反次年

梁主殂陳丁亥年正朔食至甲辰年乙巳年正朔連食閒一歲陳亡唐太宗貞觀六年正朔食宣宗大中八年正朔食朱梁辛未年正朔食閒一歲遇弑

○夏五月日食既

集覽日食既春秋桓三年日有食之既注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其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掩閒踈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闕於所不見公羊傳注既者何光明滅盡也穀梁傳注盡而復生謂之既釋曰其日食或盡或不盡者歷家之說以為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月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日不食也又月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日食必書晦朔此其不書何先後日也歷官失之據梁武帝普通元年先是日食三朝可

謂大變矣不數月又食既焉未幾而以大喪書變不虛生信哉書日食既始此終綱目書日食既十有二無不有應者是年食既越三月大喪晉穆帝升平四年食既越九月大喪隋煬帝大業十二年食既間一歲身弑國亡唐武氏癸卯年食既間一歲武氏喪肅宗至德元年及上元二年再書食既越九月大喪僖宗文德元年食既是月大喪其餘漢昭帝元鳳元年安帝元初六年後主延熙六年梁武帝壬寅年皆書食既自是皆有大變惟漢明帝永平八年日食既則以求言改過而免耳終綱目日食不書晦朔者十八是年呂后庚申年正食景帝中四年武帝元光元年和帝永元二年安帝永初元年元初元年三年後主延熙十年晉甲午年正食再不書元帝建武元年穆帝永和七年正食梁武帝普通元年正食陳文帝丙戌年正食又庚子年五代丁酉年正食戊戌年正食

發明 漢自除秦苛法之後惠帝繼之一以清淨為治方且與天下休息相安於無事宜有美祥而災異數見何哉蓋自二年兩龍見井中地震夏旱越一年宜陽雨血冬雷棗實至是則日食正旦矣天下大變孰甚於此未幾盛夏之月日食之既既盡也日者人君之表食之盡可乎惠帝即世呂氏擅權上天告戒之意切矣綱目書法之旨明矣

○秋八月帝崩

書法 賀善賛曰惠帝在位七年所書纔通十九事五書封立三卒大臣四書城長安書太后殺書和親書冠書赦各一如書齊王肥來朝書立原廟書舉民孝弟力田書省法令妨民者書除挾書律五事其天資仁厚亦可見矣然而災變八書何也意者太后居中所以感召然也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良孫辟疆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此起

集覽 呂台索隱曰鄭氏鄒氏並云台音怡蘇林音胎

書法 拜官書以恒也此其書使何以公辭也使私禁也此大臣請耳曷為以太后使書請雖大臣而使之畏而請者太后也此係通鑑因誅諸呂及之綱目獨書於此而特稱太后使具旨微矣

發明 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繫甚重廼以二呂庸人將之則軍國大權已入呂氏掌握劉氏爲得不危哉綱目書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謂之后使則見其出於私意而非公選又以病當時

之將相大臣也

九月葬安陵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質實一統志云安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三十五里近於長陵

初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至是即位

書法漢世太子即位未有不書名者此其不名何他人子也他人子也而書太子即位予之歟不書立其爲太子則非予之也不予之則曷爲稱太子未嘗書立爲太子也然而有太子者即位而不書不知其名所以著其非正統也而太后之專大臣之恟不貶而自見矣終兩漢之世太子即位不書名一而已〇自秦芉氏治國事而臨朝之端見矣漢呂氏始書臨朝終綱目書臨朝書御殿書稱制

詔凡二十二至稱皇帝極矣呂氏平帝王太后和帝竇太后殤帝鄧太后再書北鄉侯閻太后冲帝梁太后再書靈帝竇太后獻帝何太后晉成帝庾太后穆帝褚太后三書魏馮太后再書齊宣德太后魏胡太后再書唐武氏再書五代漢太后

發明　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今惠帝以八月書崩而太子乃以九月始書即位至於曠月無君考之前史蓋自戊寅至辛丑凡二十有四日始葬安陵既葬之後太子始即位則是呂后擅朝之禍可勝言哉況太子實非劉氏乃使之稱尊其為莒人滅鄫大矣綱目書此文無貶詞若真太子然者非予之也所以見將相大臣不能為有無拱手聽其所為是以交譏之耳然則劉氏之不滅豈非幸歟

甲寅　高皇后呂氏元年

考異　按歲年例曰簒賊朱注國名據此高皇后呂氏五字當易以白字

書法 於是有所謂少帝矣曷為仍舊史以高皇后之年紀之少帝他人子而呂氏則漢太后也然則他人子也書太子書少帝無改焉何也所以罪漢廷之大臣也書太子書少帝則曷為罪之以為漢廷大臣不能為有亡而聽其所立也故以呂氏紀元而實錄之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曷為不於歲下大書婦人稱制天下之大變綱目所深懼也故特變例書之

發明 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此固書法之正例也今呂氏臨朝天下蓋合于一殆與東漢馬鄧無異初非戰國南北五代之比胡為亦以分注書之嘗觀程子頤傳易於坤之六五有曰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夫呂氏制朝雖取他人子立之實非劉氏故綱目於此分注其年以著其實非正統且以示天下非常

之變故特變例書之為後世鑒爾凡此類皆綱目之大節書法之要旨君子之所當深察者也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任敖為御史大夫考異按統系例曰簒賊謂簒位干統而不及傳世者注曰如漢之呂后王莽又曰簒賊事亦連書但每歲首及有興事即加其名據王莽書名而是年歲首分注高皇后呂氏則此當書太后呂氏後凡歲首及有興事事各冠以呂氏而削太后二字

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為帝

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乃抵堯罪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為御史大夫胡氏曰自巳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哉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為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許之猶且數月再遣張釋風喻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之罪大矣故程子論之曰漢祖之與羣臣以力相勝而臣之耳其臣之者非心悅誠服而願為之臣也是以當此之時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言乎

集覽 喋血盟句絕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歃血

發明 審食其何人乃居左揆陳平與之同列而不恥並書于冊不特見呂氏私意用人之罪亦

以見陳平甘與噲伍之失

追尊父呂公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

欲以王諸呂為漸也

春三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書法 始盡改秦也綱目寬刑之政書除者十並詳惠帝四年

○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夏四月立張偃為魯王

張敖子也

封山朝武爲列侯立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集覽山朝武三侯名皆他人子皆太后所名孝惠子也

書法凡封立異姓書姓同姓書子若弟恒也此其曰山朝武何疑也其疑柰何以族則非真孝惠子也以姓則不知其何姓也然則名之而已矣異其文者異其事也

立呂台爲呂王考異按凡例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據此當書立兄子台爲呂王

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立台爲王

秋桃李華

乙卯二年冬十一月呂王台卒○春正月地震武都山崩質實武都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考異太后當作呂氏後凡書太后並同提要弟作子據漢書當從提要集覽朱虛縣名屬琅邪括地志云故城在青州臨朐東六十里質實一統志云朱虛漢之縣名屬琅邪郡東漢屬北海國隋省入臨朐縣故城在青州府臨朐縣境

書法宿衛不書此何以書特筆也朱虛所以成功以與宿衛耳齊制其外章處其内以誅諸呂功不難也是故封國未有書某弟者此書齊王弟通鑑書齊悼惠王子前呂王不書太后立此書太后封綱目書曰太后封齊王弟章令入宿衛天奪之魄矣於是封楚元王子郢客為上邳客不書略之

也

○六月晦日食○秋七月恒山王不疑卒考異提要無秋七月三字

質實恒山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二年

○行八銖錢

書法書錢幣始此自是終西漢之世錢貨凡七變是年行八銖巳未年行五分文帝五年造四銖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五年行半兩元狩四年行三銖五年鑄五銖莽四變居攝二年更造巳巳年禁金刀庚午年更作甲戌年改錢法東漢五銖不變曹魏三變皆五銖昭烈帝章武元年後十月罷後主建興五年復行吳再變後主建興十四年鑄大錢延熙元年鑄當十大錢晉不書宋七變庚午年鑄四銖丁亥年鑄大錢戊子年罷甲午年鑄孝建四銖乙巳年鑄二銖十一月罷丙午年專用

古錢齊議鑄不果梁再變癸卯年鑄鐵錢丁丑年鑄四柱錢陳再變壬午年鑄五銖己亥年用大貨六銖元魏三變齊乙亥年行大和五銖梁丁酉年新舊通行梁己酉年鑄永安五銖周三變辛巳年更鑄甲午年鑄五行大布錢己亥年鑄永通萬國錢隋五銖不變唐七變辛巳年唐行開元通寶高宗乾封元年行乾封泉寶二年罷肅宗乾元元年鑄大錢二年更鑄上元元年敕小錢一當三十寶應元年皆當一五代楚乙酉年晉戊戌年己亥年周乙卯年唐己未年皆有鑄自漢以來其間不變者皆五銖也然則五銖誠古今之中制矣

○太后立山為恒山王更名義

三年丙辰夏江漢水溢集覽江漢二水名詳見禹貢導水集實朱子曰江漢發源梁

州及入海則在荊揚之間也今按江水注見周赧王四年岷江漢水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漢沔

書法 書水溢始此終綱目書雜水溢十有二是年再書辛酉年晉元帝建武元年梁武帝庚子年唐太宗貞觀十一年高宗永淳元年中宗神龍元年玄宗開元八年十年十八年二十九年河海溢不與焉

○秋星晝見

書法 記異也書星晝見始此終綱目非日食而星晝見者四是年己未年晉惠帝永康元年五代己酉年而太后居其二陰盛陽微極矣

○伊洛汝水溢質實 按一統志伊洛汝三水名伊水注見唐莊宗同光三年洛水注見光

見晉帝奕太和四年武建武三年汝水注

丁巳四年 夏四月太后封女弟頵為臨光侯

書法 婦人封侯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而已書深譏之綱目婦人以官封書者十一呂頵

宣帝外祖母博平君恭母功顯君安帝太后母新野君乳母王聖野王君順帝乳母宋娥山陽君梁冀妻孫壽襄城君魏元乂妻胡氏女侍中陳一僕母冼氏石龍太夫人隋封冼氏譙國夫人唐楊妃姊國夫人自冼氏外皆譏也

蕭何妻稱酇侯不書不與焉

發明 分茅胙土君國子民其可以婦人為之乎呂頵之封綱目特揭女弟書之所以著其不當封而封為婦人亂政之鑒也

○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恒山王

考證 帝當作主○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君曰帝借稱帝者曰主孝惠既崩呂后臨朝稱制故歲首分注高皇后之年是為無統也當是時呂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立四年幽殺之以無統之時立他人之子是篡賊也凡例又曰篡賊謂篡位干統如呂后之類朱子嘗曰呂氏所自立本非孝惠子當比借稱帝者書曰少主云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迷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書法 魏馮胡太后弒君則書弒此其書殺何不成之為君也曷為不成之為君非正統也義書

立為帝何太后立之也亦非正統故其帝也書立為帝其誅也書呂后所名孝惠子終綱目書立為帝為皇帝凡五齊君地弘劉玄盧芳石敬瑭書立為天子一劉信皆不成之為帝也惟石敬瑭以事成得書主

以曹窋為御史大夫

戊午年五年春南越王佗反

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遂自稱南越武帝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秋八月淮陽王彊卒太后立武為淮陽王

發明呂氏擅權用私意而行封爵然呂台方立閱一載而書卒至於彊不疑之受封雖彊以孝惠子名之亦且相繼告殞天意昭然若此而呂氏曾不之悟詳書于冊不特見呂氏亂朝之迹亦以見天道不遠之意云

○初令戍卒歲更

己未六年 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為呂王○春星晝見○匈奴寇狄道**集覽**狄道縣名屬隴西百官表縣有蠻夷曰道其地有狄種故名焉**質實**一統志云狄道漢之縣名為隴西郡治晉屬狄道郡後魏至隋縣不改唐析置臨川縣屬蘭州又別置安樂縣後廢宋熙寧中始置狄道縣金元仍舊○本朝因之屬臨洮府○行五分錢

庚申七年 冬十二月匈奴冠狄道○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召至邸餓死以民禮葬之民冢次是為幽王 集覽 邸倉頡篇邸舍也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曰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近世為逆旅之稱

日食晝晦

太后見日食惡之曰此為我也

書法 日食晝晦大異也於是太后見而惡之曰此為我也越明年而以大喪書終綱目書日食

三百六十七晝晦者三周安王二十年報王十四年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秋七月

立太為濟川王

太后所名孝惠子也

封營陵侯澤為琅邪王

將軍劉澤高祖從祖昆弟其妻呂頦女也田生為之説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王之諸呂王益固矣張卿言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為王

質實

營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臨淄

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禄為趙王考異 據凡例當書呂氏立兄子禄為

趙王

趙王恢以呂産女為后王有愛姬后酖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為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恒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禄為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虚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楊氏曰余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罪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使其由是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尚可得乎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

幸而已○陳平曾燕居深念陸賈徃直入坐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柰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集覽槪種槪音冀豫也豫附豫素也

九月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遣將軍周竈將兵擊南越

辛酉八年冬十月太后立呂通為燕王考異據凡例當書呂氏立從孫通為燕王

夏江漢水溢○秋七月太后崩遺詔産為相國禄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考異按崩葬例曰皇太后皇后皆曰某后某氏崩此太后下漏吕氏二字

初太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来㨚掖下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禄為上將軍居北軍産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宫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至是崩集覽祓還祓禊而返也後書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注謂之禊禊也禊絜也韓詩章句曰鄭俗以上巳溱洧兩水之上秉蘭禊除沈約宋書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也祓音弗禊音係又上巳注見順帝永和六年㨚掖㨚音戟揭持也掖肘脅之間

書法綱目入漢世始書后喪惟惠后張氏不書以假子亂正統也猶未書姓也至上官氏始書姓猶未書葬也惟宣帝葬許皇后哀帝葬傅太后以非禮書至東漢始書葬於是既葬以審食其為帝太傅直書遺詔太后志也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産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産禄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質實一統志云灌嬰睢陽人

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禄女為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産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

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吕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禄善平勃使人刼商令寄紿説禄曰髙帝與吕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髙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禄然其計諸吕老人或以為不便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窋見産㑹郎中令賈夀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産且趣産急入宫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内勃北軍復令寄語禄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吕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虚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窋告衛尉毋入産殿門産欲入宫為亂至殿門弗得入排

細往来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于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産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張偃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楊氏曰諸呂擅兵謀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寄乃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也雖摧呂祿乃以劫而後從功亦不足以贖其罪矣賣友與否非所論也胡氏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況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為劉氏與不為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集覽 從與載就謁者同車共載

書法 書使何未有君命未有君命而受其使非譏歟上書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繼書嬰留屯與齊連和則受其使者所以為討亂計也嬰於是可謂能權矣故下書齊王灌嬰兵皆罷列嬰於齊予嬰也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殺

諸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令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寛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

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揺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參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向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章弟東年侯興居請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奉

法駕迎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
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少帝
及諸王於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集覽犬牙相制言封子弟其境上交接若犬牙不正
相當而相銜入也磐石之宗索隱曰此語見太公六
韜又荀子富國篇曰國安于磐石注磐固也國之安
彊如磐踞之大石不可拔渭橋索隱曰三輔舊事云
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欲通二宮之
閒造橫長橋跨渭水上長三百八十步又中渭橋注
見文帝三年願請間史記漢文本紀索隱注間音閑
言欲向空閒處語顏師古曰閒容也猶言中閒請容
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即公論也愚讀記曲禮侍坐
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鄭氏注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白也與索隱解
同除宮文帝本紀作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
至必令先按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滕公夏侯嬰法

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法駕公不在鹵薄黄門令效駕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前驅有九斿雲罕鳳凰闟戟皮軒鸞旗後有金鉦黄鉞黄門鼓車屬車三十六乘質實一統志云渭橋有三中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本名横橋架渭水上秦始皇作離宫於渭南北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横橋南渡以法牽牛東渭橋在西安府東北五十里漢高祖造以通櫟陽之道西渭橋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故長安城西漢武帝造跨渭水以通茂陵以其對便門故亦名便橋唐時名咸陽橋東牟漢之縣名屬東萊郡晉宋曰之北齊移治於黄縣東北七十五里屬長廣郡隋改郡為牟州唐初州縣俱廢後析文登縣置牟平縣又於縣置登州神龍中徙州治蓬萊縣金時劉豫於牟平縣置寧海軍金改軍為州元直隸省部○國朝初以牟平縣省入改屬登州府

書法 書呂后何據前皆稱太后后無母道也后則曷為無無母道以婦人制天下以假子亂正統其為無母道也大矣故綱目於此直書曰所名孝惠子而后不書太所以絶之於文帝也兩漢之世書迎立者十代王恒昌邑王賀曾孫病已中山王箕子清河王祜北鄉侯懿濟陰王保渤海孝王子纘蠡吾侯志解瀆亭侯宏

發明 自惠帝早世太子繼立雖曰呂氏取他人子養而名之然當時用事大臣畧不能為有無甚至大封諸子更立少帝一切拱手聽其自為綱目書之曾無貶詞亦若真孝惠子然者所以著漢朝將相之罪爾至是始書其實其曰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則非孝惠之子審矣學者合而觀之原始要終足見綱目責漢朝之意矣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上